【花洒短篇】Lion's pride-旅法师营地APP

那时的旅店老板不会想到, 所有的相遇, 都是离别的开始。

早晨六点,旅店老板在洗漱过后,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前,开始吃早餐。

从窗外射进的阳光和偶尔响起的鸟鸣声预示着今天会是一个好天气。但旅店老板对此不关心——准确的说,他现在对什么都不关心。早餐过后,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日记本。

不知道是谁吹着口哨,从旅店老板的屋外经过。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对新的一天充满希望的人。旅店老板想。

早饭过后,他提起笔,像往常一样在本子上写下今天的日期,和"今日无事"四个字。

生活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他看着柜顶上蒙了一层灰尘的吉他问自己,却发现自己也不知道。每一天都是昨天的重复,没有任何值得期盼的改变。至于日记,自然也没什么好写的,但又不想轻易放弃这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于是只好每晚写一句"今日无事"充数——到现在,干脆每天早晨就把今天的"今日无事"写好。反正新的一天也不会发生什么值得记录的事。

"新的一天",旅店老板想。这叫法真是讽刺。除了独一无二的日期可以证明今天是新的,剩下的一切都和以往别无二致。这样的日子配叫做"新的一天"吗?

惯例,成了生活的全部。

没什么值得伤心,自然也没什么值得高兴。没有担忧,也没有希望,没有活着的理由,也没有去死的理由。支撑他继续前进的只是生活的惯性。

但是,旅店老板自然不会料到,今天将会是与众不同的一天。他在写下"今日无事"的时候,还以为今天依旧像白开水一样无聊。

但今天将因为一位来客变成烈酒。

未来的日子里,旅店老板将会把他和泽鲁斯的相遇像动物反刍一样多次回忆起——尤其是旅店老板知 道自己将和泽鲁斯永远分别之后。

旅店老板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天气热得仿佛能把空气烤熟。他一只手托着腮坐在吧台后,看着空 荡荡的旅店。他不困,但很想睡觉——因为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消磨时间的办法。

一个地精推门进来,径直走向旅店老板,随意要了一杯酒。而当旅店老板配好酒,再次转身面向吧台的时候,之前的地精却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兽人。

这只兽人花了几分钟才让旅店老板明白自己就是刚刚的那只地精,只不过换了个外表而已——最后, 让旅店老板信服的并不是他的说辞,而是他的又一次变形——他当着旅店老板的面从一只兽人变成了 一只暗夜精灵。

暗夜精灵说,他叫泽鲁斯,人们因为他的特殊能力,习惯称呼他时在他的名字前加上"百变"两个字。 这个看似有趣的能力对当事人而言并不有趣——每几分钟变形一次,至于变成什么完全是不可控、不 可预料的。可以说,对他而言,未来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就在这会儿,他又从暗夜精灵变成了芬利爵士——好在这只鱼人会说话,否则他只能被迫暂停自我介绍了。

旅店老板安静地听着泽鲁斯滔滔不绝,心中的好奇逐渐多过惊讶。他很久没有碰到可以让他提起兴趣的事物了。泽鲁斯做完自我介绍之后,又不由自主地开始叙述起自己的奇幻经历。

一个人说,一个人听;一个人沉溺于回忆,一个人沉溺于想象。就这样,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当他们从各自的思想世界再次回到现实的时候,才发现此刻早已是黑夜。

泽鲁斯告辞了。他告诉旅店老板,他还会再来。

泽鲁斯走后,旅店老板才发现,两人刚刚分别,他却已经在期待下一次相会。当天晚上睡前,旅店老板打开日记本,把今天的"今日无事"四个字划掉,改成了——

"今天遇到一个叫泽鲁斯的生物,他很有趣。"

与此同时,泽鲁斯正走在夜路上。他的头顶是两轮明亮的圆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会再次回想起此刻看到的两轮月亮。

自从与泽鲁斯分别以后,旅店老板开始试着从稀松平常的日子里努力找出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写在 日记本上。他的精神一点点地从麻木中恢复过来。

旅店生意不景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也不会超过十位顾客。一想到如今门可罗 雀的旅店曾经也有过生意兴隆的日子,旅店老板就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究竟是因为他对生活的厌倦 影响了生意,还是生意的每况愈下使他不再热爱生活,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好在现在他认识了泽鲁斯。生活总归有了些盼头。

一个月后,泽鲁斯再次光临旅店。他把这一个月里的经历讲给旅店老板听——变成血帆海盗混上一艘海盗船,被发现后又在险境中变成海怪跳海逃生;变成猢狲参加一场短跑比赛,眼看落后时变成陆行鸟反超所有对手拿下冠军,却被主办方指控寻找替身,拒绝给他颁奖;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一个路人争吵起来,之后却变成一只小鸡,百口莫辩。种种奇妙经历凭它一张嘴在旅店老板脑海中再现。旅店老板仿佛看到了一个他未曾看到过的新世界。

他们又像上一次畅谈到深夜。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半年。泽鲁斯每隔十多天来一次,那些日子是旅店老板沉闷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

半年后的某一天,泽鲁斯来时带着一把吉他。它给旅店老板演奏了一首轻快的曲子,这是他刚刚在艾尔文森林的一家旅店学到的。这时旅店老板才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或者说,自己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音乐。

泽鲁斯告诉他,曲子的名字叫《Lion's pride》。旅店老板被这首曲子彻底迷住了。在泽鲁斯走后,旅店老板的思想回到现实世界,他再次审视眼前的旅店,一股因精神落差而产生的寂寞感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他做出一个决定——不择手段,让旅店变得像以前一样热闹。

旅店老板把酒水价格下调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同时,他想尽一切办法来给自己的旅店做宣传工作,引得不少出于好奇的酒客光临旅店。虽不及当年的生意火爆,但依旧可以聊以缓解旅店老板的寂寞感。

生活和炉石旅店一起重获生机。

泽鲁斯再来时,为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旅店在十几天以内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店变成了现在这幅模样,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生意的忙碌并没有阻碍旅店老板与泽鲁斯的共处。泽鲁斯依旧在吧台前一坐一整天,旅店老板则是一边干活一边听他谈天说地。不仅如此,旅店老板甚至花大价钱买了一块记忆水晶,用于记录泽鲁斯与他之间的对话,以便在泽鲁斯不来旅店的时候重温。酒客们都觉得,他们与众人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隔开了这个旅店和他们的小世界。

旅店老板对泽鲁斯的友谊之中夹杂着许多感恩。比起行于表面的交流,泽鲁斯带给他的更重要的是灵魂的救赎。如果不是泽鲁斯,他将会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度过自己的余生,直到比精神晚死亡几十年 的肉体同样停止工作。

有一件事泽鲁斯从未跟他说过——在泽鲁斯的心里,存在着一份与他心中一样的感恩之情。因为,旅店老板是唯一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其他人即便对他提起兴趣,也是一种观众对小丑的兴趣,与友谊毫无关系。

他们二人都是彼此唯一的精神支柱。

再后来的日子里,每到阴雨天,旅店老板就会灌醉自己,避免自己回想起一些事情。

大约是在旅店重回正轨一年之后,那天晚上,在客人都离开以后,旅店老板和泽鲁斯依旧像往常一样在吧台前聊天。就在这时,从门外进来了一帮匪徒。他们本准备把旅店洗劫一空,却发现已经打烊的旅店里,居然坐着提里奥·弗丁。

他们当然不知道眼前的弗丁并非真身,只是一个叫泽鲁斯的生物恰巧变成了他的样子而已。几个匪徒落荒而逃。

旅店老板和泽鲁斯并未对这次不成功的打劫关心太多,殊不知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一个星期以后,一帮比上次规模大得多的匪徒又一次光临旅店。此事坐在吧台前的泽鲁斯没那么走运——他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人类。但是,在变幻莫测的外表下,不变的是一颗誓死捍卫旅店的心。他不在乎自己变成了什么,哪怕是一只小鸡,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冲向那些暴徒。

旅店被这群不速之客肆意打砸抢烧。这次他们行动的动机与其说是抢劫,不如说是因上一次的失败为 自己雪耻。

旅店老板从昏迷中醒过来后,发现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泽鲁斯。泽鲁斯看到旅店老板艰难地爬过来,拼尽自己最后一口力气,想对他说些什么。但此刻的他变成了一只灰熊,能发出的也只是一段意义不明的低吼。

那时的窗外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雨滴击打天花板发出的响声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将会永远铭刻在旅店老板的记忆中。

旅店因为暴徒的袭击, 生意一蹶不振。

泽鲁斯曾经说过,他是恩佐斯的子嗣,所以大海是他的归宿。在把泽鲁斯的尸体安葬到大海中之后, 旅店老板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他每天在旅店里独自靠酒精自我麻醉,因为清醒对他来说就意 味着折磨。日记与吉他被他抛之脑后,他现在对生活只有厌倦。

得而复失, 和从未拥有过, 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他想到了死。这个世界对他而言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值得开心的事情,活着就是感受痛苦,这样的人生,了结了便是解脱。

只是,还有一件事让他放不下,那就是泽鲁斯在死前发出的低吼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勉强经营着旅店,询问每位来客是否懂兽语。

知道了他死前说了什么,自己就也去死。旅店老板下定决心。

过了一段时间——具体是多久,旅店老板并不知道,因为那些日子他终日浑浑噩噩,时间这个概念对他而言太过抽象——雷克萨的光临再次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旅店老板为雷克萨斟酒时像之前一样不寄希望地发问——他收到的否定回答已经不计其数。但雷克萨 回答,他懂兽语。

旅店老板从内兜掏出许久未用的记忆水晶,放出那一段录音。那一刻,除去激动,他如释重负般地感 到轻松。

雷克萨告诉他,这段吼叫声,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只有七个字——

"带着希望,活下去。"

旅店老板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现在知道了泽鲁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说了什么。但他不再想去死了。故事的最后,旅店的生意逐渐恢复正常。旅店老板为旅店的重整旗鼓大费周章,但收效甚微。

"没关系,"他告诉自己,"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那之后的每个夜晚,旅店老板都会坐在卧室的窗前,打开窗户,对着夜色弹奏一会吉他。每天弹的曲目都不尽相同,但最后一首曲子从未变过——一定是《Lion's pride》。一段段曲声将伴随着夜间的微风,穿过树林,穿过村庄,穿过高山,飞向它们的终点——大海。那里,是泽鲁斯的坟墓。

"他一定可以听得到。" 旅店老板始终怀抱着这样的信念。

** (完) **